



蔡会文将军传

刘普庆

解放军出版社

蔡会文将军传

刘普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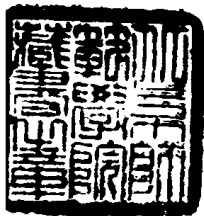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2487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1102487

蔡会文将军传

刘普庆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5000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 10185·173 定价: 2.00元



蔡 会 文

出版说明

这套《中共军事人物》丛书，以传记文学体裁，用文史结合手法，着重反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过杰出贡献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和主要业绩。拟出一百部。这是一套事迹真实生动、史料丰富珍贵，为中外读者认识、了解和研究中共军事人物而出版的大型长篇传记文学丛书。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文学价值。

列入丛书的人物包括：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建国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的部分将领，以及在某些方面为军队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或有特殊经历的中共军事人物。一个人物出一部。在写作上，力求实事求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成长过程。读者可依据史实探求军事人物在事业上成功的奥秘和人生真谛，了解他们的军事成就，研究他们的指挥艺术。

这套丛书涉及事件的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因而难免有疏漏和谬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出好这套书，深望著作界和党史、军史、战史研究者大力协助。

内 容 简 介

蔡会文（1908—1936），号赤潮，湖南攸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他担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和粤赣、赣南军区司令员期间，显示出了他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尤其善于运用游击战、运动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在历次反“围剿”和坚持游击战争中，他带领部队以“餐风饮露志如虹，倦卧茅丛石作枕”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英勇顽强地同敌人周旋，成为我国革命战争史上草根果腹、血洒战场的杰出将领。一九三六年春，在湖南桂东小水山，由于叛徒出卖，他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宁死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年方二十八岁。本书有史料，有故事，对蔡会文的成长历程，对红军生活，对南方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的描述，情景交融，通俗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豪门叛逆	(1)
第二章	农运新秀	(15)
第三章	拓道前进	(32)
第四章	磨砺“偏师”	(76)
第五章	力挽狂澜	(118)
第六章	挥戈油山	(187)
第七章	功垂青史	(220)

第一章 豪门叛逆

一九〇八年的初冬，地处罗霄山脉西麓的湖南省攸县广大山区，到处死寂般的平静。只有山梁上那高大挺拔的松树，不畏冬寒，把横扫过来的西北风撕得啾啾地尖叫；翠绿的油茶林子里，绽开着洁白无瑕的花。这粉妆玉琢一般的油茶花，给山田村的蔡家老屋带来了升平的气氛。“砰！砰！”榨油作坊里沉重的锤声，震得昏黄的天宇和荒凉的大地瑟瑟颤抖。

一条环形山脚下，突现出一高一矮，一大一小的两排院落。青烟缭绕，笼罩在神秘的面纱里。那排低矮一些的小院，是蔡家的榨油作坊。还没有入冬，作坊里的榨锤就日夜响个不停。焙干的油茶籽，滚圆乌亮，黑乎乎的装满了一仓。晒场上还堆着一座有小山丘那么大。历书告诉主人蔡开先，他是九月十九日观音老母过生日那天开的榨，到今日整整一个月，除了招待昨日下午夜来的接生婆，他早上到镇上买了两斤猪肉外，到如今还没有离开过油坊。眼下，他正从木桶里把黄澄橙清亮亮的茶油舀进油篓，挑进油仓，倒入齐人高的油缸里。他一身油津津的泡得腻滑发亮。常人说：哪怕儿孙累累，当不得自己一副胳膊腿。蔡开先分明知道老婆张氏今天

要生孩子，赶黑买回这点肉，还没进灶堂，就钻到他的作坊里来了。

“噼哩啪啦。”大院那边传来一阵鞭炮声和火药味。

“东家，恭喜您又添丁添福罗！”长工张冬瓜望着挂在墙壁上的新鲜猪肉，断定是东家的先生娘子又生孩子了，忙向东家道喜。

“眼下不知道是龙还是虫。长大能给我从泥巴里捏出谷子来，就算祖宗积了阴德。谁还指望他拿文明棍敲门垛子。”

蔡开先知道老婆又为他生了个男孩，因为不生男孩是不肯放爆竹的。只要是男的，长大了还怕他不给自己添家当！

蔡开先是个新发迹的财主，小时候跟父亲给人家帮过工，只是近一二十年才积攒起千把担租子的家当。他说这是他脚底下的皮，额门上的汗，外带多算计。从实而论，他确实是这么个人，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稻谷、油料，还有家庭副业产品，等等，收进销出，光这些他就拨烂了九只十三档的算盘！“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成了他的口头禅。

蔡家老屋后面的油茶林，冬花秋果，一连四载，把蔡开先一仓的大油缸装得满满的。他站在油缸边发愁：如何把这些令人生腻的茶油变成钱，其它的事根本就沾不着他的边。眼看老二长到了四岁，成天跟着他爹呀爹呀的叫唤，他宁可闲时去抱抱他的猎枪，也从不往孩子头上摸一把。他认为生儿育女是堂客门的事。

“我说当家的，你也该给老二安个名字呀。”张氏有些不满丈夫对孩子的冷漠，说话了。

安名字？我是粗手粗脚的人，胥下的后代还能不毛毛糙糙！“老大叫大毛，老二就叫仔毛吧。”蔡开先衔根旱烟

管，望着天井里三口大鱼缸里的鲤鱼、黑团鱼、黄泥鳅皱眉。

仔毛长得聪明伶俐，惹人爱，不象大毛坐在门垛上一个手指在口里也能含一两个时辰。仔毛遇事都要问，所以最缠身。张氏每天操持七八个人的茶饭，洗洗浆浆，还喂了几头大肥猪，没空逗孩子，就说：“到冬瓜那里去玩吧，啊。”

“冬瓜怎么玩呀？”仔毛搂着母亲的脖子不放手。

“冬瓜是长工叔叔。”

“冬瓜怎么能做长工叔叔呀？”

“冬瓜是长工叔叔的名字。”

“长工叔叔安这样一个名字，我为什么不叫冬瓜呀？”

“他是个苦命人。”

“苦命人为什么就要叫冬瓜呀？”

“去吧去吧，你去问他自己。去吧去吧，他会告诉你的，啊！”张氏好不容易才把孩子哄走。

“冬瓜。嘿嘿！”仔毛边跑边笑，“冬瓜叔叔……”

蔡家有两个长工，一个叫张冬瓜，一个叫刘连生。这两个贫苦农民都是下雪天的麻雀，被生活逼得叽叽喳喳叫。张氏为人还宽厚，几年前收了他们当了长工。蔡家不象别的财主那么苛刻，吃饭能与长工同桌。农忙时，蔡开先自己也来帮助犁田耙田。当年的工钱，不论丰歉，当年结清。到年底，长工家里缺一少二的，蔡家或多或少也还帮上一点。因此，这两个本分老实砣子，也就把东家当成自家，做事从不偷闲，一干就是几年不出门。张冬瓜虽说成了亲，老婆却没有替他生孩子，因此，张冬瓜乐得有个仔毛跟他一起混。日子长了，田头上，庄屋里，仔毛成了他身后的影子。有一次，仔毛问他为什么叫冬瓜，他把话岔开了，给他讲哪吒闹海。

于是仔毛又缠着要他讲故事。冬瓜本来就圆敦敦的没棱没角，肚子里空的没有多少货，讲过来，倒过去，还是哪吒闹海、薛刚反唐那两个段子。从他仔毛抱在怀里讲起，讲到如今，仔毛已经六岁，齐他的腰高了。

仔毛很好奇，听人家讲了什么稀奇事，他也要去试试。一天，他真的扮起哪吒来了。那天他到堂舅父张家询家里跟小叔子玩，闹了个一塌糊涂。他爬到张家的神台上，把香炉踩在脚底下当“风火轮”，左一脚，右一脚，祖宗牌子被他踢个东倒西歪。没留神，他又把一块木牌子踢飞了，砸在张家询的小儿子头上，血都流出来了。为了这事，张家询把堂妹夫训了一顿，蔡开先这才管起孩子来了。“叭！”他朝仔毛的小脸上一巴掌。叉开的五个指头，在仔毛的腮帮上留下了五条红印子。仔毛怕母亲看了伤心，钻到张冬瓜的被窝里，躲起来了。

天黑了，长工们同蔡家人在一块吃晚饭。张氏发现仔毛不见了，问大毛，大毛摇摇头；问长工，长工不知道；问当家的，蔡开先把酒盅子一顿，张氏倒挨了一顿怒骂。张氏想，孩子也许到外婆家去了，也就不再言语了。

吃完饭，长工们进了庄屋，累了一天，灯也没人去点，就往床上一摊。唔，什么家伙在铺上？张冬瓜正要朝被子里摸，仔毛缩在床角上，悄声说：“我，仔毛，嘻嘻。”

“调皮鬼，挨打了吧。”张冬瓜逗他，戏他，弄得仔毛满床翻，嘻嘻嘻嘻笑个不停。

“冬瓜，别逗了，让东家听见，少不得仔毛又要挨打。”刘连生一提醒，房子里安静了。

张冬瓜躺下了，他用一只胳膊枕着仔毛的头，一只手在仔毛光溜溜的身上摸来摸去，细皮嫩肉，怪舒服的。

“叔叔，你怎么安冬瓜这么个名字，嘻嘻！”仔毛贴着张冬瓜的耳朵，又问开了。

“那还不是随便安的，狗呀猫呀，只要有个号记。”张冬瓜应付着。

“我为什么不叫狗、不叫猫，也不叫冬瓜？”仔毛要翻根刨底。

刘连生也喜欢仔毛，什么事总要依着他。他边打呵欠边说：“今天晚上甩不开你了，就讲给他听吧。”

张冬瓜叹了一口气。这一叹，把积压在肚子底下的辛酸童年都翻了出来。

张冬瓜说不清自己的祖宗是从哪一代开始做长工的，他只听说，他的曾祖父也是现在住的这个破庙里出世的。母亲还告诉他，他出生前的那一年，四月里就火烧天，一直到冬至节以后，雷公老爷没撒过一滴尿，东家的稻子也早死了。他父亲拼死拼活当了一年牛马，不光没有拿到一个工钱，年三十晚上一结账，反而欠了东家的饭钱！眼看孩子他娘的肚子大了，米缸里连老鼠屎都没有一颗！第二年一开春，趁着春雨，他父亲在破庙的小溪边种了几棵冬瓜苗。还算老天有眼，那年夏天，结的冬瓜象神货铺子里的灯笼，挂满了几个棚。就这样，一家人守着瓜棚过日子，早晨冬瓜汤，晚上焖冬瓜。他生下来的时候接生婆说他一身毛糊糊的，也象个拳头那么大的小冬瓜。于是，“冬瓜”这个名字，就一直这样叫下来了。他长到六岁那年，还是拿冬瓜当饭吃……

仔毛听着，双手托着小脸蛋，悄悄流着泪，眼睛望着黑黝黝的房顶。

外婆看我吃冬瓜吃得那么有味，又心疼又喜欢。说是冬瓜吃冬瓜！

张冬瓜想用最后这一句话逗笑仔毛，让他忘掉脸上那巴掌印子火辣辣的痛。

可是，仔毛没有笑，他又问：“如今天不旱，就不用吃冬瓜了吧？”

“有天还要有地呀！我连一块巴掌大的红薯土都没有，能不靠冬瓜来填肚子？我生来就命苦，哪能比你爹，管千担租，出百担油，顺顺当当过日子。”

天刚蒙蒙亮，好象有人在床前抽抽噎噎哭泣。仔毛睁开眼睛，是冬瓜婶！

“冬瓜婶！”

仔毛滚下床，叫了一声。冬瓜婶没有应，只是抹泪。她一身破裤烂衫，干瘪的奶片子快要从小胸前的烂布片子里掉出来。她家里又三天没有米下锅了。冬瓜站着不动，冬瓜婶象一节枯树桩弯在原地方。

“去，找我妈去。”仔毛从冬瓜婶手里接过簸篮子，推着冬瓜叔叔往外走。

不大一会，张冬瓜把一篮子大米递给妻子后，就到菜地浇水去了。

“冬瓜婶，等等我。”

仔毛挺着个大肚子，一边回头往家门口看，一边细声细气地叫唤，一绺黄发被汗水贴在额门上。冬瓜婶听见有人在唤她，停住脚一看，原来追来的是仔毛。仔毛追上冬瓜婶后，尽往衣襟下掏什么东西，脸都涨红了。他从自己的衣服里拽出一件半旧的大襟蓝布衫，塞到冬瓜婶冰凉的手里。

“这可要不得。”冬瓜婶迟疑了。

“不怕，我妈疼我，她也说你可怜。”仔毛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冬瓜婶开了裂口的手：“你快回去弄饭吧！”

望着真情实意的孩子，冬瓜婶张了张嘴，由于激动，没说出什么。

二

张冬瓜为什么这样麻木，安贫守命？在山田村这个小天地里，还没有人能够回答。甚至人们连想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要不是仔毛缠着他盘根究底，在那个叫人愉快而清静的夜晚，张冬瓜是绝不会从自己嘴里说出了这些来的。这是一线极短暂极微弱的风，一闪即逝，不会对外界产生什么反应。其实，只要注意，那怕黑沉沉，死一般沉寂的昏夜，透过朦胧的星光，仍然能够依稀地看见树上的嫩叶，路边的小草。

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仔毛好象总离不开冬瓜叔叔。他经常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到田间替冬瓜叔叔送水。吃饭的时候，妈妈有时夹点肉或蛋之类的好菜给他，他总要分一点给冬瓜叔叔。张氏认为这是因为有冬瓜挡驾，让仔毛免去了几次皮肉受苦，孩子要谢人家。

“以后仔毛不听话，冬瓜你也帮着打。你若袒护他，我连你冬瓜一起打！”蔡开先口里说得那么严厉，其实他也在为孩子的乖巧而高兴。

蔡家的生活是十分称心如意而丰裕的，蔡开先一举起酒盅子，跟长工们谈家常、论收成，有时竟不知日上三竿，月沉西山了。大概是福兮祸所伏吧，仔毛八岁那年，蔡家终于出事了。

一九一六年中秋节那天，蔡家的酒菜刚刚上桌，县里的公差送来了一张帖子，说有一场官司要蔡开先到庭对案。虽

然蔡开先深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但他必竟是第一次进衙门，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由于公差催得紧，他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县城。

事情是春塘的大土豪、团总陈洋芬挑起来的。他眼看蔡家快要成为攸县南乡的首富，十分眼红，仗着自己手里有几个团丁，想方设法要挖他一耙子。于是他编造了一个字据，说蔡家老屋后面的油茶山林原属他陈家世传祖山。陈洋芬在状纸上写道：蔡开先趁他在外执事多年之机，私自砍了山上的荫蔽陈氏后代的古松古柏，种上了油茶树，至今十又八年，蔡开先从未向他交过山租，枉法欺善。本团总实不堪忍，故呈县衙公断。为了把谎言变成事实，他还用一张旧黄草纸，写了一纸“同治辛未岁”的山权字据，头年春用破布包了，拿一块泛潮的陈砖压在阴冷潮湿的墙脚下，转年取出，字据纸质陈腐霉变，然而字迹尚清晰可辨，制造了祖传几代的假相。县太爷看了信以为真，拍案大怒，喝令蔡开先山归原主。蔡开先目不识丁，见公堂两边衙役森严，结结巴巴地无言以对。这时陈洋芬又故作宽宏大量，说：鄙人念蔡开先为人本分，又有垦山植树之劳，本团总愿以一半相酬，请县太爷定夺。

蔡开先怔营地望着陈洋芬这个不打嘴巴专掐人要害处的阴险家伙，本想申辩几句，不料县太爷抢先开了口，竟说陈团总宽大为怀，息事宁人，堪称楷模。

蔡开先吃了哑巴苦，躺在床上半个月起不来，陈洋芬用一张烂草纸夺去了他半座茶山！他恨蔡家无能人，于是，决心让孩子们读点书。

一九一八年冬，蔡开先让仔毛和他哥哥进了附近一所蒙馆。蒙馆的老师是一位腐儒，整日向弟子教些“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味同嚼蜡，激不起仔毛的兴趣，往往只要先生一

转背，他便溜了出去，跟长工们一起在泥巴里打滚子。蔡开先自己虽说没喝过半滴墨水，无法品评孩子的学业长短，但是他还是要过问。常常跑到蒙馆去看他们兄弟是不是到了场。一次，蔡开先发现仔毛居然不在，他象又丢了半座油茶山林似的，怒气冲冲地找到田头来了。

“你给我跪下！”蔡开先老远就把旱烟管举过了头顶。他正要朝仔毛的头上砸过去，被张冬瓜给挡开了。他又闯过来扭住仔毛的耳朵喷痰喷水地喝道：“你为什么要逃学！”

刘连生好不容易才把东家的手扳开，让他在田头坐下。蔡开先气得嘴边挂满了白泡子，拿铜烟锅在地上砸了个洞。说：“你说？为什么要逃学？”

仔毛躲在张冬瓜的身后，嗫嚅地说：“天天念那几句，有什么用。”

“喔，你还小看先生，我一石糠够喂大一头猪，你给我装了几个字在肚子里！”

“先生点的书，我都能背出来了。”

“东家，您就让他背给您听听。”张冬瓜这么一说，蔡开先不言语了。

仔毛抹了一把鼻涕，提了提被湿泥巴拖到了地上的裤子，耷拉着小脑袋，背了一通之乎者也之类的东西。蔡开先不知道孩子胡诌了些什么，又盘问：“就这些？”

“还有。”仔毛又诵道，“人之初，性本善……”

“算了！算了！”蔡开先不愿再听，又火了。他不是不满意先生，而是一听那个“善”字就心绞痛。

“东家，仔毛是个聪明孩子，听他背的那些东西，估摸是派不了用场，您想叫他兄弟日后有个出息，还是舍点本，请个好一点的先生吧。”

张冬瓜的话，打动了蔡开先的心，他沉闷了好一阵，才决定另想办法。

仔毛停了学，又撒起野来。这时候，南兵跟北兵在湖南打过仗不久，多少有些战斗故事，传到了山田村这个闭塞的山窝里。仔毛十岁了，长得比他哥哥还要高，加上人机灵，成了孩子王。他背上父亲的那杆猎枪，当了一帮野孩子的“司令”。你守我攻，在山头上分作两伙打起“仗”来。正当他舞着猎枪高声喊“我们胜利了”的时候，突然“叭”一下，仔毛觉得头上被什么铁硬的东西狠狠地击了一下，忙喊道：“没有发信号，谁又动手了？犯规犯规。……”他刚一抬头，有人揪住了他的耳朵，他再扭头一看，发现是父亲！

孩子们都吓跑了。

“给我滚回去！”蔡开先眼睛瞪得大大的。

仔毛跟在父亲后面，懒洋洋地往回走。他摸了摸头，头上冒出一个大包，便想起了那回给公公做道场，道士在厅屋里两边墙上挂满了头上长着两个大包的菩萨，那都是整治恶人的神啊！于是他又望望父亲那杆擦得锃亮的旱烟管，心想，要是还给我头上添个包就好了！想到这里，仔毛“嗤”地笑出声来，两条绿鼻涕也流到了嘴唇上。蔡开先又举起了旱烟锅。仔毛一猫腰，钻了过去，往家里飞跑。

仔毛呼哧呼哧跑进屋，只见一个穿长袍的老头坐在客厅的上首喝茶。他那长眉象剑，白胡子垂胸，端茶碗的那只手青筋巴巴，五个指头的指甲都足有半寸长。他感到庆幸，父亲没有这么长的指甲，要不，自己的一双眼珠子早当了田螺，作了父亲的下酒菜！

“快过来拜见陈老先生。”张氏慈祥地招呼仔毛。

仔毛挪前一步，勾头弯腰，向陈先生行了一个鞠躬礼。